

这本书将陪你窥探这个疯狂世界的N+1面

人格分裂

暗示性妄想

替身综合征

性别焦虑

记忆 错位

◎陈敬 / 著



畅销**10万册**，
影响**5,000,000**人次的
精神病调查报告！

《19个精神病》第二部

病情升级
悬念再遇

当心，你的记忆会撒谎！

长江出版社
漫娱文化



记忆 错构

陈敬 著

长江出版社
漫 漫 文 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错构 / 陈敬 著.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492-5416-3

I. ①记…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4146 号

本书由陈敬委托天津漫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记忆错构 / 陈敬 著

- | | |
|-------|---|
| 出 版 |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 430010) |
| 出 品 |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 11 号楼 19 层 邮政编码: 430060) |
| 出 版 人 | 赵 冕 |
| 选题策划 | 漫娱文化图书 |
| 市场发行 |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 网 址 | http://www.cjpress.com.cn |
| 责任编辑 | 张艳艳 |
| 装帧设计 | 章 喆 |
| 印 刷 |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特规 1/32 |
| 印 张 | 9 |
| 字 数 | 27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492-5416-3 |
| 定 价 | 35.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序

新的探访者

在我进报社之前，曾豪情万丈地憧憬自己会像伟大的先辈们那样，周旋于污浊的金钱与权力之中，为民请命，甚至幻想有朝一日能以手中无锋的笔，荡尽天下不平。可当我在重重压抑的现实中处处碰壁，被时代的漩涡裹挟着举步维艰、踉踉跄跄，最终身不由己地将要沉沦时，却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寻到了让心灵沉静的港湾。

607 监狱附属医院。

一座关押着身兼囚犯与疯子双重属性的危险分子的牢笼，据说那里就没有一个正常人。对一座精神科医院而言，这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这个评价所涵盖的范围，不只是他们的病人。

我不是沉溺于此的第一人，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不能保证以下全部记录的真实性，毕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已经和他们拥有太多交集的我，早已失去了曾对这个科学昌明的世界所抱持的绝对自信。

我想我没疯，但你们恐怕……并不一定这样认为。



目录CONTENTS

序	新的探访者	
档案编号 0201	麦琪的礼物	001
档案编号 0202	业火中的并蒂莲	016
档案编号 0203	绝爱	047
档案编号 0204	不骗人的说谎者	065
档案编号 0205	末日赞美诗	081
档案编号 0206	追忆中的永无岛	099
档案编号 0207	不会飞的天使	123
档案编号 0208	杜鹃	141
档案编号 0209	痛苦大师	165
档案编号 0210	火之鸟	185
档案编号 0211	哈默尔恩的吹笛人	203
档案编号 0212	七纱舞	223
档案编号 0213	无限世界的住民……们	241
档案编号 ???	灵魂烙印	260

麦琪的礼物

档案编号：0201

姓 名：黎放

性 别：男

罪 名：故意伤害

疑似症状：卡普格拉综合症

备 注：具有危险暴力倾向，家暴史，高级别看护

0201

在一切馈赠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馈赠又接收的人当中，像他们两个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

——《麦琪的礼物》



“放开我！你这丑八怪！给我滚出去！”

男人就算被拘束带捆在椅子上还是呼喝不休，老实说和这种家伙面对面沟通还真有点儿吓人。

长这么大头回被骂“丑八怪”，也真够窝火的。

然而赶鸭子上架，眼前的工作事关实习鉴定，唯有硬着头皮上了。

“那个……黎先生？麻烦你冷静一点，我不是什么丑八怪，只是想作为记者，代表报社和你聊一聊……”

我艰难地挤出笑容，竭力安抚他的情绪：“您看，如果您的事迹

和辩解登上媒体，或许会引起社会大众的同情和声援。且先不提减刑，至少也能让您在狱中的日子过得更加轻松吧。”

“减刑？开什么玩笑，我原本就无罪！都是你们这些混蛋，一个又一个都假装来骗我，以为我看不出来吗？！记者是假的，医生是假的……就连我的爱人，也被你们换成了假的！你们都给我滚！”

好言好语都说到了这个份上，黎先生还是安静不下来，初次沟通尝试仅仅不到五分钟就戛然而止，我只能狼狈地逃出了接见室。

“瞧我之前怎么说来着？”

似乎料到这一点，为了迎接沮丧的我，胡医生早已提前泡好茶水在办公室等待，一脸开心加促狭。

“就说你待不了一会儿的。瞧，临去前给你泡的茶都还热着呢。”

虽然带着显而易见的戏谑，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混蛋的判断又一次正确了。

毕竟，茶杯上方正飘荡着的氤氲白气骗不了人。

黎先生原本在某政府机关任职，行事精明办事利落，很得领导和同事的青睐和信任。加之他三十多岁正当盛年，家庭幸福妻子贤惠，一路平步青云，加官进爵仿佛指日可待——简而言之，他就是小说里俗称的那种“龙傲天”式自带主角光环的人物。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人生赢家，忽然有一天却锒铛入狱，罪名居然既不是贪污受贿也不是失察渎职，而是“家暴”。

这和他素来精明干练温文尔雅的形象格格不入，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对此大跌眼镜。

而更加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还在监狱中被诊断患有严重的精神疾患，这才被转送到 607 监狱附属医院来。

敏锐的新闻直觉告诉我，这其中定有隐情。

然而，当我真见到黎先生时，他的暴力倾向几乎已经恶化到难以抑制的程度了——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具备取材的条件。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胡医生告诉沮丧的我，说黎先生患上了“卡普格拉综合症”。

卡普格拉综合症：

1923年由法国的精神科医生卡普格拉首先描述。现代医学通常认为这种症状由于视觉信息从梭状回到杏仁核到边缘系统的线路受损而产生，核心表现是患者认为一个现实的人（多数是亲属）被另外一个人所冒充或取代，这两个人同时都存在，而且长相和其他特征都是一样的，一般被解释为精神分裂症的一种。

“这种症状出现后，患者通常具有高度的不安全感，更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在这种不安感的熏陶和扭曲下，具有益发强烈的暴力倾向，就如你所见——哎，真是可怜啊。”

“可怜？”我一愣，“你指黎先生？”

老实说我不认为暴力犯罪者值得同情，无论有什么理由，使用暴力侵犯他人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是最下等的行为。

“黎先生当然也很可怜。”

胡医生喝过茶水，叹了口气。

“不过我刚才的感叹，却是为他的妻子——你想见见她吗？”



和黎先生身为罪犯的立场不同，他的妻子并未触犯法律，自然也不会被关在607监狱，然而我们还是很轻易地就在这里见到了她。

“自从她先生入狱，她几乎每天都到我们这儿来。”胡医生苦笑。

“来干什么？”我有点好奇，“说起来作为家暴受害者，应该会

很害怕施暴者黎先生啊，怎么还会特意过来？”

“问题就在这里了。”胡医生挠了挠头发，一脸苦恼。

“说来你可能不信，作为家暴的受害者，她居然强烈要求我们保释黎先生——那个残酷虐待她的人。”

哈？

她是不是疯了？

见到苏女士的时候，她正在接待室内激烈吵闹，胡医生的到来让原本左支右绌的值班女医生如蒙大赦。

“胡主任，你来得太是时候啦！这位女士很固执，无论怎么解释也听不进去，我觉得自己都快疯了！”

然而胡医生却没有回答她，反而回头对我笑道：“就是她了。你身为记者，或许愿意采访一下她？”

听到“记者”二字，我还没首肯，那位医闹小姐已经双眼一亮，注意力全集中在我身上，女医生得此机会慌忙溜之大吉。

“请一定要听我说。”

苏女士不由分说地握住我的双手，眼角红肿，显然早就习惯了哭泣，让我瞧得十分不忍。

“您别急，我也正有此意。”

苏女士眉眼精致身材窈窕，颇有古时那种雍容华贵的典雅之气，在这场悲剧尚未发生前，她一定是位风姿绰约的美人。然而现在的她显而易见地憔悴了下去，眼窝深陷，嘴唇苍白。

“你看起来很糟。”我说。

“不会比我丈夫更糟了。”

苏女士拢了拢头发，紧咬嘴唇。我能感受到她身上某种矛盾的气

息，但说不出具体来自哪里。

“你大概见过他了？我是说……”

“对，黎先生。”我点头，“实际上我希望他能亲口告诉我他的事，但如你所说，他的状况确实很糟——如果不逃出来的话，我也会变得很糟。”

我指指自己的脸，苏女士苦笑：“是啊，我明白。你没挨揍吧？”

“还好跑得快。”我也苦笑，“他是第一个骂我丑八怪的家伙——居然还是男人，这太令人难堪了。”

“恐怕不止如此，他大概还会说你是假的，说等在外面准备随时冲进去制止他的医生是假的，继而说我也是假的——诸如此类的言论，听起来很荒谬吧？”

“你很了解你的丈夫。”

“习惯了，毕竟听了那么久。”苏女士说，“如果冒犯了您我道歉，但麻烦您听我解释——外子真的不是一个暴力狂，也没有什么该死的冒充者综合征。他在忍受着折磨的原因有，且只有一个……”

我意识到重点来了，忙不迭地聚精会神聆听。

新闻的价值在于爆点，在于吸引眼球，在于让人从一整张乱七八糟的版面中一眼就会挑中它然后去阅读——这些听起来很庸俗，然而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所有的新闻本就像花边小报一样庸俗。

所以我企盼地等待着苏小姐替代她那粗野的丈夫，给我这个爆点。她确实也完成了它——以远超我预期的程度。

“实际上——”

苏女士直视着我的双眼，那双瞳孔坚定而认真，绝没有说谎——至少她本人一定如此认为。

“我丈夫说得没错。医生也好，警察也好，你也好，我也好……

都不是真的。”

她说。

“我们都是‘伪装者’。”



这是个不好笑的笑话。

伪装者？我？我该去伪装谁？一个不入流的见习记者？这样的身份有什么好值得去伪装的？好吧，那么就算我是的，如果不是这个身份，我又能是谁？

“没人能给你答案。”

这是苏女士给我的答案。

“人活一世，草长一秋，谁都不知道终其一生，自己到底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包括我。噢对了，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么一个可能找到了答案的人，那一定就是我的丈夫。”

“您是认真的？”我定定地望着眼前的女人，“……真的真的是认真的？”

“我是。”她面对我的视线毫不退缩。

“那我想，他们也该把您和您的丈夫一样送来这里冷静冷静了，女士。”

我正欲拂袖而去，却被女人一把扯住了袖子。

“等等！你的目的是取材吧？可我丈夫会揍得你根本开不了口，但我可以告诉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你会感兴趣的。”

胡医生的声音忽然从门外传来。

“我忽然想起自己有些急事要办，在我回来之前，就请你替我陪她聊聊吧——千万别怯场喔！如果你不在，不得不过来救场的值班医生

一定会气得在我茶里下毒的。”

声音随着脚步声一道远去，这下我真的没有选择了。

胡医生这个混蛋，他是故意的吗？

唉，我怎么会问自己这种答案显而易见的蠢问题。

苏女士说，丈夫的行为不正常，其实并非这几年才开始。

胡医生向我科普过，卡普格拉综合症的病因通常是“视觉信息从梭状回到杏仁核到边缘系统的线路受损”，但以黎先生养尊处优的工作环境，实在没什么受到这种外伤的机会。

“外伤不行，内伤也可能吧？”我想，“可能是一些颅内病变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压迫缺血什么的？”

但这个可能也被苏女士否认了。

“实际上，任何一个神经外科专家，在经过细致的检查后，都会认为我丈夫非常健康——这一点胡医生可以作证。”

“但正是胡医生告诉我这个该死的卡……卡……卡什么玩意儿的怪病的啊！”

莫非那家伙骗了我？

“我知道。”苏女士忽然放低了声音，“我知道……卡普格拉综合症，他也这样告诉过我。但他借故离开而让我和你单独交谈，一定是为了让我把更多的真实……讲给你听。”

“更多的……真实？”我一愣。

什么意思？

“当外子入狱之时，胡医生就悄悄安慰我，以卡普格拉综合症入院治疗对我的丈夫更好——有很多事，非要追根究底，对谁都没益处。”

不得不承认，她说到这里时，我的好奇心真的被勾起了。

胡医生……那个狐狸般总是眯缝着眼睛微笑的男人，到底想借苏女士的口，让我知道些什么？

——很快我就会知道了。



据苏小姐说，黎先生从小就和平常的孩子有些不同，他纤细敏感，易被惊吓，甚至显得有些神经质，和几十年后同事朋友们印象中那个风度翩翩、稳重成熟的中年官员判若两人。那时他常常整日整夜地哭闹不休，任谁哄也停不下来。

“究竟要怎样你才肯闭嘴？！”耐心被消磨殆尽的孤儿院阿姨把他关进盥洗室，那是一间满是落地大镜子的房间，少年的哭声在房间里演变为嘶声裂肺的惊叫，但是狠心等个几分钟后，就没有任何声音了。

少年自己开门走出来，面容沉静，一声不吭。然后安静地待在角落里，不麻烦任何人。

据说在那时，被他目光扫到的小孩子便会下意识地噤声。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慢慢磨练出了自己的领袖气质，能够让身边的孩子们不由自主地臣服。

时光荏苒，他成长，工作，和苏小姐成婚——都表现得很正常。直到有一天，他无意中再一次被关在一座满是镜子的盥洗室内，很久。

野兽般的嘶吼再一次从紧闭的房门中传出，把慌慌张张在外开锁的维修工人吓了一跳。下一个瞬间，黎先生一脚踹开卡住的门，踉踉跄跄地冲了出来，毫不在意被门板打晕的工人。他见人就打，肆意破坏，很是大闹一番，直到很久后才在许多人的制止下勉强安静下来。

也就是在那天，他对苏小姐说：

“其实，不止你们——连我自己也不过是个伪装者。但这已经无所谓了！我已经……是我自己了！”

这么说完后，黎先生古怪地大笑着，砸碎了家里所有的镜子甚至

玻璃窗，接着倒地便睡着了。

之后，在公众场合下似乎还可以苦苦忍耐，可一旦回到无人管束的家中，黎先生的情绪波动就越来越大，与这种无法抑制的暴躁相伴而来的当然还有无法抑制的暴力。

这对苏女士而言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但直到黎先生东窗事发之前，她都在拼尽全力地忍耐着。

“你为什么一定要帮他隐瞒？”我说，“我不认为暴力会是爱的体现，既然不爱了，那么就该趁早分开。”

“可人世间的又怎可能这么简单呢？”苏女士长叹，一脸黯然。

“我也矛盾了很久很久，可终于还是狠不下心来。”

她沉默了良久，忽然问我：“你……相不相信，世间真的有‘赤子’？”

赤子。

原本不过是老子《道德经》中的比喻，指代刚刚出生的婴儿，心中一片纯净无瑕，片尘不染——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当然相信世间有了，每个人刚出生时不都符合这个定义吗。

她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或许是看出我怀疑的目光，苏女士说道：“你一定在想，每个人难道不都是从赤子而来的吗？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都没什么区别。”

“没错。”

“然而人是会变的，时光荏苒，每个人都不能一辈子躲在‘赤子’的壳里，我们成长，适应这个社会的规则，隐藏起我们真正的欲望……想想看，哪个男人不爱美丽的女人呢？那是深藏于我们心底的兽性，怎样掩饰也改不了的。可我们是‘人’啊，怎么能那么赤裸裸地表现

出如此贪婪的欲望呢？我们会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却不能在街上看到顺眼的女孩子就推倒在地强暴她——这是犯罪，是不被允许的。”

我想我渐渐有点明白苏女士的意思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赤子’的真谛，其实就是毫不掩饰自身欲望的人？真正‘纯净无暇’的内心，其实是最单纯不曾掩饰的生物本能……是这样吗？”

“你倒也不是那么冥顽不灵嘛。”苏女士拍拍手，笑道，“孺子可教。”

“然而这又和黎先生的病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眼前的女人紧抿着嘴唇：“与其说是卡普格拉综合症，外子真正的精神疾患，其实正在这里——他所饱受困扰，让他在外界与在家中表现完全不同的缘由，就是这份无法掩饰，或者说不能顺利掩饰的‘赤子之心’。”

苏女士直视着我的目光。

“换句你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兽性’。”

兽性？

我忽然有点不知该如何回答她。

常识告诉我这是个强烈的贬义词，与‘赤子之心’绝不能混为一谈。但我又不得不认为她是对的——不然我该怎么反驳她呢。

“人之初性本善”？别开玩笑，这种陈腐的教条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好吧好吧，我暂且被你说服了。”

于是我只得摊手：“就当作黎先生只是因为无法克制内心的‘赤子’造成真实的内心与外在表现出来的所谓‘伪装者’相差太远，这才情绪波动到无法忍耐吧，虽然我仍然觉得这听起来很荒谬就是了。或许

我们该和胡医生申请，把你丈夫的病情改为精神分裂症？”

“请千万不要这样！”

苏女士慌忙反对，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她对这一点如此在意。

究竟有什么好顾虑……或者说“害怕”的？

直到很久以后，胡医生才给了我答案。



与第一次和黎先生沟通失败过去快三个月，哪怕加上了苏女士的补充我也一时摸不着头脑。一败涂地之下，我压根儿不想见到社长那张促狭戏谑的脸，索性没回报社直接辞掉了实习工作。但不知为何，就好像上帝也和社长一起抛弃了我一样，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曾找到任何新的工作机会。眼看毕业在即却仍没有一封 offer，我每天都望眼欲穿地死盯着邮箱的来件提醒，终于在无数次失望到近乎绝望后，听见了梦寐以求的“叮”的一声。

来了！

我慌忙打开邮件，脸上的笑容却不由为之一僵。

该怎么说呢？上帝似乎没有抛弃我，社长也一样。

全无征兆和理由，我就这么被录取了。

还是原来那家报社，还是原来那位社长，不必说——接到的也还是原来的任务。

于是我终于再一次见到了胡医生，然而这个男人却似对我的出现一点也不吃惊。

“该说是等你很久了吗？”狐狸般的眼睛一如既往地眯缝着，他嘴角的笑容也和之前毫无二致，“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为什么？”我不解。

“反正是迟早会知道的事，不如就这么期待一下吧。”

这算什么回答！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坐在了这里，回想起那块曾在人生道路上几乎绊倒我的巨石。

“你是说黎先生？”

胡医生双眉一轩：“关于他……我倒也正好有些趣事想告诉你。”

“哦？”

——黎先生竟然出狱了。

并非服刑期满，而是他妻子苏女士的要求终于被受理，经过她锲而不舍的解释和申请，加之黎先生的病情有明显康复的迹象——至少在苏女士在场时有明显康复的迹象——监狱方面终于减免了黎先生的服刑，允许他提前出狱。

“那该恭喜他了。”我想。很惭愧当时没能为苏女士带来她渴求的释放黎先生的舆论压力，但值得庆幸的是她终于如愿以偿，虽然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她身为受害者却比谁都积极的态度……罢了，恐怕这就叫真爱吧。

既然想到这儿，我便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胡医生。

“这听起来是个好结局，可还是有点奇怪啊——就算苏女士把她丈夫的病症说得天花乱坠，可事实是不容改变的。家暴就是家暴，受害者就是受害者，哪怕黎先生平时那个所谓‘伪装者’的形象再如何逼真，在其他人眼中多么的完美，可这个他所无法控制的‘赤子’——这个所谓‘真正的灵魂’，却还是会在不安和焦躁中欺负自己的妻子呀。我倒觉得这反而更加说明他对妻子的冷酷才对，苏女士看起来很聪明，教育水平很高，不像是那种把丈夫当天一样供着的愚妇啊！就算之前有再多的爱，长久地忍受着那么痛苦的家暴，也早就该消磨殆尽了，